溫州經籍志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六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明

林氏補遜志集目十九 千頃堂書

佚

案林編修補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鮑氏輝金臺嘯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鮑給事輝萬厤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忠臣傳並有傳

周氏旋畏庵集 明史藝文志四作周旋文集今從國史經籍志五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九千頃堂書目十九

十卷 明史藝文志四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九千頃堂書目十九○國史經籍志五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九並作二卷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作四十卷

存 成化壬寅劉遜刊本

故翰林侍講兼春坊左庶子永嘉周先生旋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廷對策一卷建言時事一卷今大尹安成劉侯遜將編錄成集命工鋟梓以傳於後又命先生之子府學生纓來求予序於乎文豈易言哉文言之精者所以足言詩又文之精者所以言志皆所謂載道之器出乎心而本乎道足以關世教之勸懲係風俗之美刺斯為知道之言而垂法於天下後世者也易書春秋禮樂之文國風雅頌之詩論孟庸學之書莫非聖賢心智神明妙契斯道故發而為言皆天經地義經天緯地之文亘萬古而不磨與天地四時日月相為悠久以道鳴者也下至屈宋

之騷賈董之策遷固彪燁之史班左張楊之賦蘇陶謝李杜元白歐蘇曾黃虞楊范揭諸公之詩韓柳歐蘇王曾陳胡姚袁程馬劉蘇方諸公之文及他諸作之顯者不能盡舉蓋皆大家名公文章正宗之於天下後世皆寓道而鳴者譬如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流峙於海內爲四方千載之望卓卓乎不可及也若夫關閩伊洛周程溫邵張朱諸君子遠繼鄒魯洙泗之絕統直與孔曾思孟性理之學相與表裏以道鳴於天下後世又非漢唐諸儒文章之比文豈易言哉天下四方之善爲詩文者多矣若吾溫郡有王景山周行己劉安節朱之才許景衡葉味道章仕堯史伯璿諸先生皆得伊洛之學以道而寓諸文藏述張煇張闡陳鵬飛王十朋徐履木待問薛叔似蔡幼學葉適以至李孝光孔克表黃淮諸先生皆得學術之醇以詩文而本乎道若今繼黃之後則周旋先生矣先生字中規自少游郡庠篤志於學登名淛闈甲榜禮部廷對第

一蓋得乎道而發爲文者初授翰林修撰陞侍講兼左春坊左庶子侍從宮廷出入禁掖或承詔出使或承恩省祭以及宴會餞送遊觀贈別皆形之咏歌製爲序記等文悉皆典雅閑淡適情遣興如行雲流水不假雕琢而足以膾炙人口矜式後學蓋皆出乎道而無愧乎前輩者知道之言也故爲之序成化壬寅春二月賜進士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樂清章綸序

永嘉周先生旋字中規明書經登正統改元進士第一累官左春坊左庶子博覽百家鋭志史業尤工於詩文詞賦類成四十餘卷辭理純雅不事浮夸自題曰畏菴集蓋畏菴其別號也景泰初極言時政多所建明旣而以疾卒於官天下人皆以爵位未隆而所存未盡施於當時惜先生也成化庚子遜奉命來官得閱是集玩辭探志寓慰寔深將欲板行然以其不出親書未免魯魚之謬而弗敢全錄也間因抽其不謬者

類爲十卷請少宗伯致政樂淸章公序其首賃工鋟梓以傳於世餘選諸乃子藏之以俟後來將復有爲之校正而全錄者嗚呼是集先生德言之所寓也德言既傳於後世則其所存者由此亦庶乎可盡施矣彼爵位之在天在人者不隆於當時亦奚足爲先生惜哉僭題此於末簡以爲有識者道云後二年癸卯秋七月丁酉安成劉遜識於公署味菜亭中

姚希孟序嘗聞至人如松柏節稱於中則文榮於外其人端者其文整以素其人亮者其文裁以決若夫縱橫詭譎淫千萬言而無一言之旨乎道此其人藤蘿不剪者耳永嘉周畏菴先生褒褒慄慄爲當世大儒射明廷策得第一徘徊史局晉陟宮僚常有治國安民救時急務慷慨發抒大類董仲舒劉子政之風其他歌什撰箸大略追鑣於歐蘇弭節於解宋而馳騁性靈以上下其間往往去濫而還約鋤華而敷實卒

澤於道德炳如也夫文以成章爲斐以可蹈爲眞以貴我爲宗以簡物爲尙先生之文兼此四美乃余所慨然興慕低徊而想見其人者念史臣簪筆禁林雍容都雅矚目時艱深中難吐其誰能志切於拔茅慮軫於徹桑犯樹恩翹識之嫌而不恤嚮使當年迎鑾之議得行誰能攘南城爲己力哉夫文章之道使天下後世曉之何足貴貴在人主曉之而後經國大業庶可無忝上林長楊雕蟲小技其神化所至習能所伏猶且輸天地猶葩煜霹之氣以自通於人主乃救世之文多抑而不見用仲舒子政且然何況後人然以救世爲文者可以有功於文而以文救世者并可以有功於世先生固非詹詹立言乃三不朽差具矣先生之後人懲副君應期承家學而光其傳欲新先生之集而問序於余夫序先生者則有章恭毅公在矣恭毅公直節矯矯生平愼許可獨矜愼先生爲弁其集此亦貞松茂柏自然德鄰之理也懲副君之繩武先生不

必言而今之恭毅爲誰余之低徊想見者豈獨先生乎即序先生文亦洪焉泚筆而難爲下矣咸豐一永嘉縣志二十七成化本無

周應期後序先太史畏菴公集原録四十卷前令尹安成劉公簡而刻矣汰三存一鄉先生章恭毅公爲敘其首凡天人之奏對宮陛之獻納親友之贈貽觀覽之哦咏具在矣應期爲兒時侍先大父嘗口授贈章秀才詩私心津津竊嚮往焉稍長從家嚴學日課有暇輒命讀公廷對及時務諸策沈思三復若有所得然於他什概未遑也已未之役微公靈莘售南宮奉使歸省乃始開函捧讀公全集細讀之大率以立誠豫修詞之本主敬體聖學之源義憤激發於時危昌言必中於事竅彬彬乎質有其章而非藻繪聲帨爲貴者手澤儼然陟降不遠矣惟是篇章善泐訛鴻乙而多疑鋟梓弗工辨豕魚而悉舛是用親爲讎較授之剞劂購良梓再刻焉凡卷帙序次悉依其舊不能訪求遺佚有所裨益

祇蠹聲其斷楔而已嗚呼右軍鑿妙用開留永之書必備詩工大啟少陵之咏應期謫隨深用惡焉顧吾祖吾父垂訓之盛心尤當引伸於無窮者烏可無述敬書之末簡以志不忘耳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成化本無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五畏菴集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周旋撰旋字中規別號畏菴永嘉人正統丙辰進士第一官至左春坊左庶子是集凡詩賦五卷雜文五卷樂淸章綸爲之序稱其典雅閒淡然在當時猶馳驅於流輩之中未能自闢蹊徑

案畏菴周庶子旋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所箸畏菴集稱本凡四十卷成化庚子縣令安成劉遜選錄付梓凡廷試策及表啟一卷賦一卷詩三卷雜文五卷而圳以挽詩序及像贊即今所傳十卷本也後崇禎間裔孫應期又以劉本重刊後序稱卷帙序次悉依其舊

不能訪求遺佚有所裨益則原槀明末時已散佚今以東甌續集及東甌詩存十八所錄詩與集本對校惟續集七載送義士朱叔寬南旋五言絕句一首詩存十八載游元妙觀墨池七言律詩二首爲劉本所未錄茲集外詩之存者尠矣

周氏順德過庭集鄒維璉達觀樓集二十二。華萼樓集作草

佚

鄒維璉明故誥封奉直大夫周公諱術文先生墓誌銘其先閩之赤岸人徙居永嘉松臺里宋有行已仕博士厥孫學古應漕舉學古之孫如堅登慶元右科官合浦令從合浦四傳入國朝有朴菴公者抱隱德再傳而生畏菴公旋以正統進士第一官左春坊左庶子次恕菴公順德博洽能詩著有過庭集二十二達觀樓集

周天錫訪甬東故居詩注先祖恕菴公著過庭草今佚不傳華萼樓集

方氏增質直翁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扣舵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明人物補遺方增字士宜居白沙自號質直翁

案方士宜時代無可攷東甌續集七載方士宜詩一首注平陽人序次在周畏菴後今坿於此

陳氏鈍宦遊集千頃堂書目十九

佚

全歸集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九

佚

案詩齋陳郎中鈍萬厤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

樂淸縣志介節傳並有傳

章氏洪平園稿謝鐸桃谿淨稿十二。萬歷溫州府志十七道光樂淸縣志十一並作吳文洪平園遺稿

佚

謝鐸平園處士章公墓表公德淸學史廷元公之曾孫少宗伯大經公之季父而黃門玄應君之從祖也章故吳姓其後章則自德淸公始公諱洪字叔濛少聰穎有大志永樂初嘗與范御史霖鄭御史夏爲邑庠友旣病免則侍伯兄侍郎爲成卒未幾坐逮繫同行無一得生者公復委身援出之遂度故居之西曰平園以爲游息燕翼之所因自號曰平園耕樂示志也公生洪武辛未以成化庚子三月卒年九十二所著有平園稿藏於家桃谿淨稿十二

案平園章處士洪恭毅公綸之季父舊府縣志經籍門作吳文洪蓋章朝鳳復姓後追改也今據桃谿淨稿正之

章氏綸恭毅文集

二十七卷十七匯乘補

未見

張詡序天眷皇明錫以骨鯁忠貞之臣俾之用以贊治化匡社稷扶綱常隆世道於當時而餘芳遺烈足以起頑立懦於千百世之下若南京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恭毅章公蓋其人也公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即抗疏論太平致治十六事次論禦戎次論鈔法次論幸寺次論恤民次論時政次論朝貢次論科舉最後論修德方在一司秩五品非秉鈞軸當言路也五歲中疏入者八九皆國家大計言人所不能言者也其修德中言朝上皇復儲位事關王體國是尤大言人所不敢言者也疏一上舉世駭之而公坐是得禍矣首尾困縲絏七年考訊無完膚繼受大杖一百瀕死者亦屢矣我英宗皇帝復辟之初首釋公是夜索公疏

讀之猝不可得隨聞之內侍口誦以手擊節嘆曰好臣子明日擢公禮部右侍郎蓋簡在帝心久矣公下獄也天大風黃沙四塞人心杌隉釋囚之日也連日陰霾至是開霽京城男婦聚觀如堵有泣下者擢官之日也中外臣僚下至衞士以及行路之人莫不舉首相賀一時骨鯁之名忠貞之節掀天揭地雷震於四方矣由是觀之公危言讜論一發雖不盡用而於治化社稷增重多矣至於殊榮大辱之加綱常世道又因之而振肅焉千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可起而懦可立豈誣也哉謂非天錫不可也惜乎公以公輔之器而沈於下僚後雖任以卿佐尋改南都未衰乞骸去矣其素所蘊蓄容有未究其用者故往往於文辭焉發之平生所爲詩文甚富雖一時應酬之作亦皆本於性道節義該乎人倫物理不爲無益之空談故雖不屑屑求中於文士詩人之榘度而精誠貫金石光焰薄星斗非有本者能如是耶竊嘗妄評公之詩如關雲

長直取顏良頭於百萬軍中而陣伍有不必設焉者矣豈尋常將帥敢爲哉益詩如其文而文如其人如此公薨之二十二年冢嗣方伯玄應始編次成集凡二十有七卷詩文若干首刻梓以傳屬詡序其端噫詡何人敢以不腆之辭辱公之文哉顧仰慕公在山斗之地非一日矣重以方伯孝思之意不可孤也敢論述其關繫於天人之大者以見公所以取重於世者有在也是亦論世之意也公名綸字大經浙之樂清人有年譜奏議進思錄困志集已梓行於世矣方伯才猷茂著而有文所以濟公之美者未艾也甌乘補十七

拙稿千頃堂書目十九

佚

困志集千頃堂書目十九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二

未見

南氏昱宜齋稿千頃堂書目十九

佚

案宜齋南寺副昱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道光樂清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呂氏洪晉齋集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鳳山詩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案晉齋呂副使洪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平陽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葉氏琎尚志翁稿千頃堂書目十九

佚

張氏慶 恆齋集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案恆齋張教諭慶萬厤溫州府志宦業傳道光樂清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方氏燧 方齋文稿十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季氏廷珪 怡雲小隱集月泉詩派。萬厤溫州府志十七雲作情

佚

月泉詩派季廷珪字景溫號渠然蘭坡翁子居蓮池遊邑庠卒年三十九詩文有怡雲小隱集

朱氏美 白龍山人集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佚

東甌續集八朱美字從輝樂淸瑤川人號白雲龍山主人

案朱從輝爲雲松處士希晦元孫正統間以俊乂選爲郡庠生嘗從黃殷章厰讀書經明山中奉雲松巢詩請章爲序詳卷十九黃溍巢集章序蓋能不墜其家學者

葉氏衡宜休居士集千頃堂書目十九

佚

案葉知縣衡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萬厤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夏氏存芝雲集千頃堂書目十九○董斿羅陽詩始一雲作霚

佚

案夏處士存雍正泰順縣志隱逸傳有傳

劉氏濬井蛙集千頃堂書目十九

佚

吳氏祚成趣齋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嘉慶瑞安縣志九齋作亭

佚

案吳通判祚萬厤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徐氏吉湖山秋月吟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景泰歲貢徐吉字惠卿南康通判民德之居坊郭

陳氏善味濟稿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景泰歲貢陳善居東田

朱氏失名 西爽集 二谷山人近稿五

佚

案侯二谷朱孝子傳述孝子之子宁日家世詩派自先曾祖西爽先祖侍菊皆有集惜不著其名字

項氏旻 病餘稿 桃谿淨稾十二○千頃堂書目二十作龍山稿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九萬歷溫州府志十七嘉慶瑞安縣志九並作隆山稿

佚

謝鐸建陽知縣項君崇仁墓誌銘崇仁未成童輒操筆爲文盤摺硬語儼然有奇氣如老成人既壯益大究於學開口論當世事侃侃若無以當其意者旣謝病更號隆山病叟有病餘稿若干卷藏于家 桃谿淨稿十二

案項建陽旻萬歷溫州府志宦業傳嘉慶瑞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鄭氏繹 豫齋文集

二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雍正浙江通志一百八十二鄭繹潛心濂洛諸書爲文期臻秦漢而詩宗李杜有詩文二集

案豫齋鄭通判繹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淸縣志文苑傳並有傳府縣志經籍門並題陳繹誤

謝氏邇 芮山稿千頃堂書目十九○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稿作集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天順壬午舉人謝邇應天中式臨武教諭

林氏顗 定菴集千頃堂書目十九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天順府學歲貢林　教諭

王氏璺效顰集千頃堂書目十九

佚

萬厤溫州府志十二王由景泰間樂清章恭毅公疏諫易儲逮詔獄由謫以陰陽正術就選京師力為周旋由工詩詞所箸有效顰集與父鍬槐陰集皆恭毅公序之

案夢竹王正術璺王由號夢竹為陰陽正術見東甌續集八樵雲處士毓子雍正浙江通志萬厤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書其名作由東甌續集八千頃堂書目十九東甌詩存十九並同攷王世貞樵雲公傳七子環璵瑀琪璩璺瑊見弇州山人四部稿八十四璺刻本誤璺字書所無今據說文正之無所謂由者說文玉部璺遺玉也朱翺音以周切廣韻平聲十八尤璺與由同紐則夢竹之名當為璺字無疑其字

秉璠亦與遺玉之義相應淺人不識鍳字但聞其聲輒書爲由
遂至重性舛繆莫可究詰今據弇州四部稿改正之

黃氏鍳 鑑湖集 萬歷溫州府志十七

佚

東甌續集七黃鍳字蘊圭號鑑湖永嘉人

案黃鑑湖事蹟無攷陳敬宗黃文簡墓誌銘載文簡孫男五珣瑜珊珪璨 明文衡八十九 並以玉部字偏旁聯名而東甌續集八載黃璨字蘊和上一字亦與鑑湖同互相斠覈當卽文簡諸從孫也

杜氏塈 杜文貞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

佚

幼童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杜整六歲通音律能賦詩有幼童集

案敬菴杜布政整乾隆溫州府志介節傳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陳氏宜潛齋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平陽縣志十一集並作稿）

佚

章氏名應鴈蕩山樵詩集十五卷（千頃堂書目二十天一閣書目四之一。東甌詩存十九作鴈山樵集誤）

未見

天一閣書目四之一鴈蕩山樵詩集十五卷（刊本）明廣東布政東甌吳元應撰福建僉事孫吳邨鳳輯閩游居敬校序稱曼亭諱元應字順德初襲章姓至南岡君疏復吳姓東甌樂清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歷湖廣少參陝西大參至方伯正德初年卒其父爲尚書恭毅公

論在景泰年間有奇節而公屢陳論諫有乃考風其猷烈載志乘晚又號鴈蕩山樵故以名集

曼亭集東甌詩存十九○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九集作稿

佚

道光樂淸縣志十一章尹應詩集十五卷按隆慶志作曼亭稿康熙志作鴈山樵集天一閣書目作鴈蕩山樵集

徐氏守臣菊泉稿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佚

萬厤溫州府志十成化辛卯舉人徐守臣任學正永嘉人

黃氏綠芝山稿目二十干頃堂書

佚

案黃學正祿萬厤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孝友傳並有傳

陳氏斐鳴困稿

二十卷 旷頃堂書目二十三

佚

案陳舉人斐萬厤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孝友傳並有傳鳴困稿道光樂清縣志經籍門不箸錄而別載高友璣鳴困稿卷數亦同疑誤

柳氏文斐進修集 萬厤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集作稿

佚

李東陽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柳公合葬墓誌銘瑞安柳公諱信字向孚以子楷貴贈中書舍人子四長相後以字行曰文斐陰陽術訓 石本懷麓堂集不載

柳氏楷擊缶集 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佚

東甌續集八柳楷字文範號萬松山人瑞安人由神童官至中書舍人韓昂續圖繪寶鑑柳楷字文範號萬竹山人永嘉人與姜廷憲官直內閣詩文書畫並皆佳妙案此以楷爲永嘉人誤

黃氏鍾松月軒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黃處士鍾永嘉人萬厤溫州府志孝友傳有傳

李氏龍西峯集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佚

道光樂淸縣志八李龍謌字少穎慧日誦數千言文思敏捷御史陳川試浙肖擢拔第一竟不遇著有西峯集案萬厤溫州府志選舉門天順四年進士李謌嘉慶府志作樂淸人

陳氏紀頤菴集萬歷溫州府志十七

佚

東甌詩集七陳紀平陽人訓導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明成化平陽歲貢陳紀壽寧令

陳氏寵短檠清夜集清穎一源集二

佚

清穎一源集二陳寵字敏顯號慥慥齋庠生成化九年癸巳貢太學任分宜縣訓導著有集曰短檠清夜

陳氏大木雲清趣清穎一源集二

佚

清穎一源集二陳大字洪魁號潋南所著有木雲清趣

鮑氏瑋山亭稿萬歷溫州府志十七

佚

京華稿 嘉慶瑞安縣志九瑞安縣志八文苑傳稿作集

佚

案鮑葳貢璋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有傳東甌詩集八作鮑偉萬曆溫州府志藝文門復出鮑偉山亭稿並誤

季氏蒙靜學集

一卷 月泉詩派

佚

月泉詩派季蒙字彥亨號靜學居仙源敬齋姪也案敬齋名脩爲季熙然延甡從子亦見月泉詩派靜學熙然從孫也蒼工醫博學善吟咏所居有浸月池臨清樓萬荷亭南嶼庵時與詩社胡竹南諸遊息焉卒年五十五有靜學集一卷已失

諸氏鑑京華錄 羅陽詩始一○雍正泰順縣志八錄作集

佚

吟情稿始一羅陽詩

佚

案訥齋董縣丞鑑雍正泰順縣志宦業傳有傳

高氏友璣南屏遺稿東甌詩存十九○道光樂清縣志十一作鳴囦稿二十卷誤

佚

案南屏高爽餘公友璣萬厤溫州府志宦績傳雍正浙江通志

道光樂清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董氏器東川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一

佚

王氏朝佐蛟川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一○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作蛟川文集

佚

蛟川詩槀

三卷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錢鉞王虞部詩集跋虞部員外郎王公廷望清介絕俗予家食時已聞其名見其製作恨未之識耳正德丙寅春予承乏工部幕始獲接公于朝夕相與益深公暇輒賡唱以爲樂而夙願爲少償焉頃以平日所作詩几若干篇出示余曰子素知我盍爲評之余不敢以蕪陋辭嘗聞先正有曰詩者譬如釀花之蜂必渣滓盡化芳潤融液而後貯于脾者皆成蜜又如食葉之蠶必內養既熟通身明瑩而後吐于口者皆成絲公之辭氣從容音律清雅殆亦是歟自非才兼眾善博極羣書者其孰能與于此哉誠詩豪也竊不自揆僭評于左使讀公之詩者知所重云正德二年龍集丁卯九月既望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案王廷望岐川集乾隆溫州府志經籍門注一作蛟川詩稿平陽縣志經籍門則分文集詩稿爲二書今依箸錄亦寧詳無闕之意也

王氏瓚甌濱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一

佚

游江心寺詩

一卷千頃堂書目八

未見

朱氏諫蕩南集

四卷千頃堂書目二十一作一卷文瑞樓書目九作二卷今從擺印本

存樂清朱氏擺印本

詩稱窮而後工否也諒乎夫苦甚蓬門之士行高遇絀俯仰無與爲伍

則其憂悰鬱抱必寄之詩歌一字之奇沈吟欲絕往往出于塵世之所不道然而深思苦辭幾遠天巧非工之至也乃若道際通顯志養恬愉靑山結社白雲同趣當其神與景會快然有得矢口吟咏皆成宮商如元籟鳴空流泉觸石有自然之奏不假雕飾斯乃天巧豈人力歟余持斯論久矣近從吾友陽谷王君所讀東甌朱蕩南先生詩其命毫搆意蓋無心於工而獨抒性靈者也旣往來三復見其意象超越音奏淸遠有似于木居草茹者之所爲言則又疑之最後覩王君所傳先生事始知先生爲人自少即負穎特資質出俗表中歲官郎署翺翔五馬可謂貴顯矣仕稍不得意輒棄去恣情林壑興來則盡日忘返所至攜篋筒自隨遇有素箋爲什爲贈者即累牘弗厭其所咏題迨遍乎越中矣東甌故饒佳山先生日處其間探元抉勝不交世氛而獨契溟涬故其發諸聲律飄揚遒逸洽洽有神仙之氣至於浩肆婉轉則古歌行爲益奇近

體教厚渾成弗事雕琢下及微吟短律率爾爲之皆媚麗有佳致葢先生詩出入往匠鎔以己見而尤慕謫仙謫仙早遊金馬蒙人主榮遇晚而縱神宇宙凡諸號名區大觀攀陟或瀟用是多暢飲豪吟之句先生棲止台雁間登覽之什溢于集中跡其所向幾似近之匪直其言稱同調也先生既不欲俛首竟仕宦業退而以詩自悅而猶不效刻苦敲研之狀要在陶寫性情歸之風雅先生眞寄適天地脩然物外者矣說謂詩意必邁古語必驚俗始可言工則三百篇具在豈詰屈云爾哉先生每有作隨削其稿故未行於世王君從故嘗與先生遊者搜得之裒爲帙凡若干卷既成請余序予乃稍論次其略而因以復于王君君將謂予知言也夫諸大綬撰案諸大綬山陰人官至吏部侍郎見萬姓統譜八擺本諸誤儲今正之

吾友朱西園爲蕩南先生胞弟兩溪公之十世孫持其從弟平衡君手鈔先生集欲付鋟屬余校讐謹案先生諱諫字君佐家鴈蕩南之箬川

故自號曰蕩南前明宏治丙辰進士出守贛遷吉安有政聲侯一谷方伯爲立傳註李青蓮詩及詩評學庸圖說宋史辨疑等書載兩浙名賢錄與省府志至蕩南詩集凡四卷爲之序者有諸大綬外如朱竹垞明詩綜引俞汝成語君佐詩多自得之趣不規規於聲調格律靜志居詩話蕩南近體足自名家然則先生之詩前人論之詳已陽何敢復贅一詞第傳鈔既久烏焉難免西園能於二百年後蒐羅什襲嗣守勿替可謂賢子孫矣因得伏而讀之使人凜然起敬想見其卓然自立而流風遺韻足傳於世者豈徒然哉爰不揣弇陋訂其謬誤補其闕略三復太息因敬書其後以致仰止鄉先賢之意云道光癸巳仲秋邑後學葉正陽謹跋

案洪覺山李詩選注敘謂蕩南詩有別刻則明時已有刻本然今未見余家所臧者道光癸巳其裔孫世翰等攟印之本凡四

卷與千頃堂書目所載一卷者不同通志府縣志並同然此本凡二厚冊必非一卷所能賅疑黃氏所見乃初刻選本此本乃蕩南卒後諸子編定之帙惟東甌詩存十九載蕩南詩十九首其聞笛題畫諸陳君便面三篇此本並無之曾氏未見此集曾書例凡集未見者姓名下注存詩若干首以此知之其所錄詩亦未注所據何書然體格與集中詩不異且自此三篇外其餘諸詩亦並見集中塙非偽作蓋此本卷數雖較黃目所載為多亦仍非足本也俟二谷謂蕩南詩宗李見二谷山人近稿五朱孝子傳朱竹垞亦謂其近體足自名家今以此集覈之其古詩之多幾居全集之半五言寄託遙深迴殊浮響七言亦極踔厲從橫之致雖間傷粗獷要瑜多於瑕蓋匪僅以近體擅長矣

李詩選注千頃堂書目三十二作李太白詩注今從明刊本

十三卷千頃堂書目三十二無卷數今從明刊本

存遜學齋藏明刊本

李詩辨疑

二卷

存遜學齋藏明刊本

蕩南先生旣罷吉安之守致政居家放意山水多所吟賞考論古今詩人爲李詩選注十三卷辨疑二卷將終之日厥子仕都下乃躬手封識遺教俾守掌焉蓋平生所注意在此也先生姓朱諱諫字君佐居鴈蕩山之南號蕩南厥子名守宣別號靈谷靈谷先生聞父喪奔回奉書號隕日思所以闡幽繼志經紀弗遑及嘉靖乙巳出守郴州積俸閱歲召工鐫梨旣成爲丙午之夏心以罪謫適至請得徧讀之乃爲之序序曰心嘗讀古人書見滄園吏謫仙人東坡翁之文如天馬行空不可施以

羈勒信天才所到非學力可及也莊蘇以論辨李以詩宋人評子瞻有詩不逮古人之語然則三代而下語詩才惟白一人而已其曰大雅不作正聲微茫志在删述而希聖獲麟則其識見過人遠甚高覩千古蕭然物表眞如秋水夫容不假雕飾其胸度曠逸有如此者夫識見過人則託意深遠胸度曠逸則情興自然復有天才罕並則其辭駿發而超邁格變化而典刑朱子獨稱白聖於詩雖子美不與焉其諸謂此歟顧其集中多雜以他人之作嘗考范傳正李翰林新墓碑載文集二十卷得之文士與其宗族編緝斷簡至曾子固序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千篇今九百若千篇宋敏求次道之所廣也傳正元和十二年作碑去白死纔五十七年爾旣云編緝斷簡則已不能無誤況次道去傳正又二百餘年更五代亂所廣二百餘篇安在必爲白作無疑也吾意泛采雜收當不止二李之作而已及取諸家註覽之類旁引曲證少所發明

而是非眞僞往往莫能辯正每執卷而嘆世無有如紫陽考證韓文者一辯正之而快我心而垂後學今觀先生所爲選註如朱子釋經例先解文義次述興意微辭奥旨燦然明白其辯疑則取舛悖卑陋煩複如遠別離夜坐吟諸篇指摘疵纇皆前人所未發眞能曲暢立言者之本意而雪洗其贋誣之辱必也往時疑惑一朝披釋不覺泠然快足而信其嘉惠後學者遠也吾故謂韓文有文公考異而韓文始信李詩有先生選注辨疑而李詩始信或曰選註開命矣辯疑何從質之必曰未易言也必問昔人之相馬也告于君曰臣得千里馬牝而黃既至則牡而黃然馬果千里也是固有得於牝牡驪黃之外者非必與子之所及也時皇明嘉靖歲旃蒙大荒落月應夷則末伏日賜進士前兵部主事同知郴州事後學天長王心撰

詩也者其樂之權輿與樂之相宣貴情也是故詩以情出而情以義正

夫其正者教之成也其情出者性之根也非性根則其教也弗行矣其爲樂也弗可聽矣夫子所選三百篇者非教乎然於夫婦閨門之始父母家室之慶兄弟宴飲之樂朋友攜持之分溫切獨至焉聖人非不欲離其欲而遠人之私然而有所不可也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正者不可復得能得其變而與之此亦君子設教之心太史公蓋庶乎知之其蕩南朱先生李詩選註辨疑之謂與昔王定國與顏長道遊泗水登桓山鳴笛飲酒乘月而歸東坡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予老矣不復作詩益自以曠世天才御遊物外厲觀妃子永王璘謝翔塵中孤獨不足以污我躬故能大肆厥詞而工於言非愛其工於言爲其工於情也情至而言出轉喉觸牊不離自性豪而不放淡而愈眞不遠夫婦兄弟朋友之常而古今興亡得失之慨蘊於中而能達出者無心而聽者乃自得其心於天機之外

故其出也超然其聽而感也暘然三百年下風韻如故器亡人存蓋託之好色悲怨而能不淫以及於亂是變風雅之遺也其不足爲教與晦翁嘗許之曰李白詩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以爲聖於詩者是故里巷之語思病不關於其眞矣士君子之言文之理義飾其美矣東坡雅好白詩讀之以意而酷似其人先生謹身砥行與白之狂肆不似而雅好其詩選而註之以義謂其猶有國風里巷之情蓋欲因情飾美以爲教非謂三百年無此業乃謂數百年無此眞也眞之感人也其非教之本與然而不王於漢魏何也蘇李曹劉得其正始世所知也宋齊以降浮淫流佚之聲不可采矣其不及杜何也體格森然寖寖乎後世之法律生矣語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蓋肉漸近人而肉之眞近乎人之心也肯論過情而情之反遁乎人之心也夫人心之生與眾聲相爲應感其感者不可知而其感於人也不可知亦以其情之眞者同耳苟得

其眞而調之則雖絲竹一偏之音不成於樂亦足以暢人心而解其邪思此宗工之善也白之詩其絲竹矣昔歐陽永叔論韓退之聽琴詩爲聽琵琶之作東坡疑之而出取證於義海且曰世有深於琴者乃能下之詩疑可無辨乎予不敢然予亦不敢以爲不然予故善先生先生詩有別刻今從子瑤山公攜是卷刻於郡齋郡大夫賜谷崔公蘭窗党公鵬海郭公三先生復愛而校之其亦宗工緣眞立教之意世方以爲知樂云旹皇明隆慶歲次壬申秋七月吉日書於紫陽書院賜進士中憲大夫知溫州府前監察御史婺覺山洪垣撰

古風小序古風者效古風人之體而爲之辭者也夫十三國之詩爲國風謂之風者如物因風之動而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刪後無詩風變爲騷漢有五言繼騷而作以定近古故曰古風晉魏再變則又有七言九言或至十一言者及效古擬古等作攻離雖異本原則一中唐

以下乃以古風爲古選七言爲古風而又有長短句之不齊曰選者以文選之所集者而言也殊不知選之所集者正古風也七言其餘裔耳安得轉以古風之名而獨加於七言乎體製不明名義乖舛耳目所屬莫之能究李詩所謂古風者止五十九章美刺褒貶感發懲創得古風人之意章皆五言從古體也其歌吟辭謠多七言者不與焉註李詩選

古樂府小序詩與樂非二道也形於辭者謂之詩被於聲謂之樂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唐虞三代之樂備矣及周之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則樂散矣歷春秋戰國漸至禮廢樂崩秦焚書籍殘缺樂之本末無所於考漢初雖因秦人以制樂其鹵莽滅裂想亦甚矣孝惠二年始立樂府以夏侯寬爲樂府令寬之學術未聞有所授受惠帝又不久於在位是以制作無聞及武帝定郊祀之禮欲爲新聲不用舊樂乃仿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爲歌

詩使李延年協諸律呂而絃歌之故其所歌之辭曲號曰樂府於是樂府之名始著去古雖遠其音調節奏必有諧於律呂者非徒以其辭也若徒以辭詩焉而已樂云乎哉故古詩與樂府析之則二合之則一古之樂府以古曲之名爲標題而所詠者則在於他事李白樂府辭固美矣未免泥題稍離古作恐不能依合聲調欲以被管絃諧律呂似亦難矣世衰道微古樂不作不可以是而求於白之一人且古之樂府如天馬等歌則有三言五言或七言體製不一後人效之者則有四言五言或七言如魏武帝之短歌行文帝之善哉行燕歌行與陳思王箜篌引美女篇皆是也白則爲三言五言七言以至九言或十一言又因古體而變通之所以尤不一也其所咏者古今之治亂人物之賢否與夫燕飲之情遊觀之樂皆假樂府之目以發之譏刺諷美意各有所存也體製備而辭義精白之樂府可謂集詩家之大成者矣或疑杜子無樂府

謂其少貶於白者曰杜子剛毅之氣有餘而婉柔之辭或不足抑亦深知律呂之難諧不敢輕易掜合以強爲耳在杜子必有定見要之不可以是遂多此而少彼也又安知其少者之不爲多乎註二 李詩選

辯疑小序或曰何以知李詩之可疑者而爲之辯耶曰詩有一代之體製人有各人之學識其精神心思之所存議論之所著材力之大小音響節奏之洪細與夫明晴剛柔之不齊或相倍蓰而十百千萬不可強而比之使之一一而盡同也矧夫李白材由天授氣雄萬夫膽略疎闊逈出塵表故其見於文辭者廓然如太清皎然如皓月若風雲之變若江河之流觸之即動感之即應不假思維而從容發在當時無不知有李白而願睹其眉宇者雖杜子美韓退之之賢且才者亦相推而相羅焉唐人之言詩者必以李杜爲首稱李有草堂集二十卷唐李陽冰所錄散落人間人或竄傳遂至紛紜舛錯贋僞溷淆自東坡以下雖略有議論

未暇一一而校正之故李白之名雖在而李白之實未甚昭晰應文章如白者可以妄擬而想像之乎舊說既唐李益尙書嘗爲翰林學士其詩亦曰李翰林李赤廁鬼小有所作亦曰李詩二者混於白集故多可疑以今觀之其用事頗有典故而鋪敘堆壘格調卑劣者必益之詩也其鄙俚顛狂放肆而無倫者赤之詩也赤眞爲廁鬼哉安敢比迹於謫仙乎二者皆可精察而類別之也乃作李詩辯疑附於卷末以俟知者再詳焉題與題解俱仍其舊

案蕭南李詩選注箋釋文義大抵以楊齊賢蕭士贇分類補註爲藍本而刪其詞意淺俗不類白作及雖係白作而出於不經意者以其不全錄原本故名選注其注徵引故實兼及意旨詳備得中頗便省覽惟每篇必傳以六義則未脫宋以來講學家說詩窠臼其攷釋亦間有疏漏如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

璟詩注謂白上裴安州長史書云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而此詩云令姊忝齊眉則白之所娶者爲宗氏女非許（明刊本誤作裴今正）也疑上裴安州書非白之作或好事者爲之耳（九選）注不知魏顥李翰林集敘明云始娶於許又合於劉終娶於宗（魏敘見宋蜀川晏處善本）（李太白集一宗宋本誤作宋當據此詩正之）此詩與上裴安州書並無違戾又辨疑小敘謂草堂集二十卷唐李陽冰所錄不知李陽冰所纂草堂集止十卷宋樂史別收歌詩十卷排爲二十卷史李翰林別集敘所述甚明（樂敘亦見宋本李太白集一以李陽冰草堂集爲二十卷其說始於新唐書藝文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沿其誤）然其糾正舊注者亦復不少如古風第四十五首裴璘横三川注引西都賦謂三川爲河與渭洛駁舊說以爲河與伊洛之誤（選注）上皇西巡南京歌天子一行遺聖跡注謂一行猶一遊一豫駁舊注以爲僧一行之誤（九選注）其辨論亦不爲無功固足與

楊蕭注同行也辨疑二卷錄選注所刪詩二百十六篇以爲多他人作羼入李集每篇皆畧摘其疵纇以明其刪削之旨如辨僧伽歌引紀聞錄謂僧伽死於景福三年太白贈歌當在天寶十一二年間被召在京時僧伽之死已四十餘年太白安得復與相見上辨疑 辨過彭蠡湖詩與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詩本是一詩傳寫者有詳畧不同下辨疑 其鑒別亦尙精審其他如辨長干行據黃山谷說辨笑歌行悲歌行贈懷素草書歌三詩據東坡說並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五 辨猛虎行據楊齊賢說辨鳴皋歌荅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二詩據蕭士贇說見補注楊蕭說並亦非盡出揣論然篇數既多評議不必盡當且好斷某詩爲李益作某詩爲李赤作專輒之獘亦不能免讀李詩者分別觀之可耳

又案此書明刊本首載王心敘作於嘉靖丙午云蕩南子守宣刻於郴州又載洪垣敘作於隆慶壬申則云蕩南從子守行刻於徽州郡齋洪敘稱蕩南從子瑤山公即守行別號也隆慶壬申去嘉靖丙午二十六年蓋蕩南卒後守宣始以稾本刊行守行又依初刻覆梓今所見本每卷有徽州府知府崔孔昕重校一行又有同知覺譽通判朱守行掄官郭宗磐同校三行是其證也明本第十三卷末葉又有姪守探外甥閔淵清同書一行皆附識於此

朱氏失名侍菊集二谷山人近稿五

佚

佚一元朱孝子傳孝子慕不已則曰我父之號侍菊以大父愛菊也乃冊謁名人闡揚之於是伯父蕩南公序之曰有檄二人我殆不如也曼亭吳公詩曰羨子羊棗情耿耿同天地鶴泉王公詩曰更看奕葉后植

木有兒孫珠玉燁然而孝子之不朽其親於是在矣孝子之季子字謂

余曰家世詩派自先曾祖西爽先祖侍菊皆有集二谷山人近稿五

案朱侍菊爲朱孝子守蘭之父孝子舊通志府縣志並無傳事蹟俱詳後蕩南集二亦有爲侍菊弟書扇贈林耕樂詩其與蕩南族屬親疏無可攷

章氏玄梅千峯堂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一○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萬曆溫州府志十七集並作稿道光樂清縣志十一作天筆漫稿

佚

侯一元章千峯墓表先生別號千峯道人其詩密緻精鍊至與少陵相上下兄石山君弟青陽君皆能詩先生則搆三荆堂兄弟宴集唐和其中正德丁丑投湖口令請骸骨歸有詩云人憐薄俸官中盡天與殘生亂後歸葢紀實也既歸弟青陽君尙無恙而同年蕩南先生朱公諫居止獨近詩名亦與先生相埒因結雁山三老社道光樂清縣志十六

章氏玄春青陽稿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廣雁蕩山志十三章元春千峯從弟幼聰穎八歲諸客會閣中召試之時秋命落葉爲題元春繞樹行三匝即吟曰一夜霜華降千林忽變衰蕭蕭鳴曠野片片墮疏籬赴壑如辭樹迴風若戀枝何人怨搖落還有綠陰時後以詩鳴隱居不仕

棻章青陽爲千峯之弟與朱蕩南諸人倡和甚多蕩南集一有寄詩云青陽好吟詩詩格入清婉爽猶情思閑風光與流轉其推挹甚至然其詩今無傳者可惜也

李氏經勅後峯稿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何白李後峯先生傳先生雅不好博士家言一擯於試遂棄去而發古

文辭先秦兩漢騷賦諸體降及唐李杜諸家集無不綜博精研務得其旨退而議擬爲詩歌匠心獨苦時南閣章公玄梅風節詞翰標映一時詩宗少陵得其神骨一日偶於他許見先生詩極口賞激不置乃命季子宗孔招先生入社一見定忘年交公閒從容語先生曰吾鄉名能文章尚吾前者唯元李著作孝光五峯公後公而起者其在子乎因呼之曰後峯子既沒所著集尋亦散落靡有存者嘗聞鄉先生趙方伯公廷松朱太守公諫招諸詩人集臥雲莊先生亦與焉其賦暮春載酒詩用歸字韻先生先成中有園林色變櫻桃熟時序無言燕子歸之句咸爲閣筆二十六 汲古堂集

案後峯李處士經勅道光樂淸縣志文苑傳有傳

張氏 孚敬 太師張文忠公集 萬歷溫州府志十七作羅山文集今從明刊本 十九卷○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六 文瑞樓書目九作十八卷誤

存　遜學齋藏明刊本道光辛丑永嘉張氏刊文集六卷

國家謚法以文爲首其義凡十有一初未嘗重辭章自翰院諸公不可無辭章而立身行己輔世長民自有本末洪武初罷丞相不設用翰院史官備顧問或爲殿閣學士歲久積資洊登三孤入座一切章奏出其擬旨於是閣臣權若眞相而相非翰院不得入文非翰院不得謚矣世宗踐祚永嘉張文忠公以留曹郎言大禮稱上意向後言聽計從不數年入閣位首揆官少師三四出入生而尊寵沒而贈卹非諸臣所敢望不佞讀其遺集而知公之謚文有以也周公監二代制禮作樂以致太平郁郁斌斌天地之精蘊至是煥發日爛故號文公去周千餘年而世宗朝自郊丘宗廟文祖文考先聖先賢親耕親蠶造士取士大者兵戎祭祀小者冠服品式革今之陋行古之道比迹成周而卒自公贊之公之所以爲文也按其集燦然具矣稽考謚文之義所云經天緯地脩治

班制二者惟世宗足以當之公實咸有一德至今言者謂相不宜專用翰院翰院不宜專謚文必以公爲臣鵠焉然謚文諸臣其名雖同實則有差取于勤學好問者一百三十許人敏而好學者四十許人忠信接禮者六人施而中禮者一人若家戸所有耳惟劉文成爲脩治班制王文節徐文貞爲道德博聞最稱優異以公相業與新建僅取勤學好問何也公遺文奏議十九他箸作不及十一所專精用力文之大者豈雕蟲小技所可絜較短長哉繼公而興閣臣有江陵與公姓同謚文忠同相少主同銳意任事同公得君誠專爲衆所側目隉杌不安身後七十餘年名乃愈彰其以危身奉上稱忠與江陵又同江陵沒而遘禍謚追奪家見籍近日商丘相公始行其遺文爲之序而後進亦有訟言其功者人情薄公論晦較嘉靖時懸殊要之兩文忠易地則皆然也余友周君繼昌分部東甌表章先哲行公全集屬楨序楨三復之公所爲文其

援引討論審諦今古也其是非利害究徹始終也其敷陳委悉辭指顯見也其反覆辨難意氣勃發也其拘執堅定怨謗不避也非辭章家可同日語卽謚文之義于公殊覺未盡傖父管中窺豹才見一斑安能以序爲公重聊致嚮慕感歎之私云爾京山後學李維楨譔

洪惟世宗肅皇帝入嗣大統厲精化理漸濯海內之觀聽而總挈乾綱杜旁落清政本摧左貂之恣雎褫而歸之日闢經筵親業耕籍揆文奮武而按覈邊鎮以修安攘網羅才實輒出京朝官柄文章至於達孝尊親明聖直於述作漢宋扶其謬盭贊贊然稽古禮文取衷釐定嚴郊社朝夕之祀定先師稱號之宜十餘年間樞機品式靡不備具赫然中興之烈此寔獨主德茂哉則臣與有勞焉維時太師張文忠公翌神明之孝思躬格衆之曠覽建白典禮睿志允諧成進士六年而登樞輔擢攝風雲託契魚水明與一人而已嘉靖初一切掀翻表章軼往憲來雖宸

斷天啟而鑄帷造膝寇公翊贊其間具在公奏疏中予嘗反覆讀之彼其以孤蹤抗聲啖發明倫之偉辨擴不匱之大孝其功卓矣然且上削褻祟不韙訣於大廟之請下理本遂乞曠恩于異已之儔論抹首揆楊公至再益力竟能霽天威以全寬假諭脫侯延齡之族罪蓋批鱗觸怒而不忍世廟傷昭聖之心此豈庸庸者有哉蓋其矯矯諤諤氣足以發其辨而剴然動於忠篤誠懇之思則有獨至者所以結主知而光聖德竊成嘉靖初元之治也逮其清操峻節屹然砥柱瑩然冰雪世紛外慕舉不足以動其中殆超立於埃壒表矣昔賈誼才亞伊管慨然請與禮更制乃不見售於謙讓之主而卒以自窮公孫宏年六十奏對合上意不數年而拜相然曲學諂於轅固多詐暴於汲直而難鄭方商鹽鐵議屈於桑孔買臣相業闇然惟溫國文正公嘗異韓歐濮議天下義之而入相元祐遂標旋乾轉坤之績今觀之公以新進議禮立談取相有賈

之通達而擢則過有弘之寵遇而業則閎方之文正寔相伯仲顧蘇長
公則謂溫公進之速用之盡而歸於神宗知公之深然則公之所受知
世廟者豈其微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蓋天
祚我明而世皇出以顯中興若公者天爲世皇而生以名當世兩遇相
得非偶然也臨軒側席四歸四召餉注始卒不衰訃聞震悼輟朝三日
贈賚有加世廟之所爲知公者豈其微哉予以防汛過東甌父老能道
公始末其居第樓院皆官爲闢治所自治者猶然儒素迄今稱清白子
孫益信公之相業彪炳固有本也公之孫中書君汝綱汝紀汝經出公
集乞序余景企有年不敢辭故既讀而論著之如此萬厤五年孟冬吉
旦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提
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前工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湖
廣提督學政副使監察御史後學姑蘇徐栻謹撰

永嘉張文忠公遇主甚奇成進士六年而拜相甚速旋去旋召進公孤賜更名賜銀印記賜遊南城西苑賜手調藥賜居第書院額非出宸翰則出獻皇帝御書其前後寵賚于廷臣無兩皆謂公以大禮一事中上意而驟貴而實非也肅皇帝性好三代禮樂述作天縱顧盼廷臣鮮所當旨夫禮者文人憚以爲細而英雄豪傑又笑以爲蠢大臣之學問能鉅細俱入則當顧問遇盤錯直迎刃而解耳公教授姚溪精於三禮讀書長嘯以山中宰相自負一旦遇時遭會能理奪明主之心而以辨才杜三事大夫之口衆目睽睽談笑自若卽使不言大禮其議論之快心精神之透骨世誰得而抹搬之所謂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矣初公抗議時桂公蕚方公獻夫夏公言霍公韜不過緣飾公說以就功名而舍大禮外如農蠶有議祭祀有議禮器有議樂舞有議郊社之分合日月之配享孔子之易王而師易像而主諸君子能創一言否試

之少司馬汰邊方之債帥裁貪濫之冗官試之總憲決大疑之冤獄彈不職之屬吏試之內閣革鎮守之宦官平潞州之劇盜定大同之叛兵諸君子又能創一言否上禁中不時出片紙勅小黃門立索同奏非勢切疾雷則幾難終日公援筆隨答刻期取辦同官不及謀外曹不及聞古典不及攷而分陰寸晷之間如銜轡於平時咄嗟於俄頃者乎相須用讀書人公之謂矣肅皇帝由藩服入繼大統此君之變局也公以一書生抵掌而取相印若寄又相之變局也君相之局變則朝局自不覺與之俱變議論必更新制度必更始非特禮官不能違即君且不能違也非特君不能違即天且不能違也時也亦勢也易卦革之後繼之以鼎鼎之後繼之以震當鼎革震動之初老臣宿儒齗齗焉執已成之死局或可或否以搖上心賴公援引書史反覆迭難廷議屈相權重而少主之威亦伸孔子得子路而惡言不聞劉裕失穆之而謂人輕我肅皇帝

不倚公誰倚哉說者謂公一言取相類范雎公孫弘余獨否否公孫弘嘗會議開陳兩端使人主自擇不如公之强直自遂范雎甫入秦秦太后穰侯得罪去而公救解昌國公張鶴齡兄弟終昭聖皇太后之世竟得長繫者皆公力也公五十不治生產近請禁絕私交近正一功成名遂身退近智而要公相業不在是鮑叔之薦管仲曰其爲人也能不失國柄韓魏公平生未嘗以贍許人是二者惟公足以當之蓋大臣之事君威福之柄不可有是非之柄不可無後世避威福并避是非贍不足而國柄與之俱失矣若張公者非特肅皇帝救時之宰相抑亦萬世救宰相之藥石也而世以議禮一事蔽公其得公者膚耳此公之奏議不可不讀也萬厤甲寅孟夏既望後學楚人楊鶴謹題案此敘明本新對錄卷首亦載之與此對校異同頗綠故並錄之

張文忠公嘗肅皇帝朝以言禮稱上意六年而首端揆遇合甚奇恩寵

甚淵然歛爛然去今七十餘載孫太守君始輯其遺文類而銓之初論
對錄列宸章睿藻於前附公條荅於後一論一對如相屬載次奏對錄
則自上首疏封事不復列聖諭矣并及其平日應酬贈送序記諸篇今
總爲一書叙奏之文仍前奏對而稍增補詩與文特始加詳有奉勅譔
者有恭和御製者洋洋纚纚靡不備載槪公生平撰著蓋在是矣屬不
佞叙之不佞莊誦論奏二錄諸所以序公備矣或以公爲言體驟貴或
以爲非盡繇言體貴或奇其投合之易或稱其不避是非之難或以公
爲能不失相之柄又或簪其相才之高相業之盛令不佞攝管揚言何
能有加然諸序中直侈公當日事耳請言其文繇章繪句繡傅脂帨者
經生之文也黼□□□□□□者宰相之文也經緯天地炳蔚帝王
者天子之文也天子之文不與臣下同宰相之文不與經生同而公之
所爲文又不與他相同凡公所遭逢之非非朝家恆有之事也故公所

擬爵之文非文章家恆有之文也自古名卿鴻儒負經綸述作之才立朝之章疏名山之副藏鉅篇短裁集而成帙皆謂之文然儒者博極羣書迫秦擬漢歪宋迨唐網羅雖富組織雖工不過勒成一家斷以不朽自命非必盡關乎朝廷國家之故子大夫竭忠攄悃感時憤事如賈太傅之策晁太常之論陸宣公之議蘇文忠公之策略策別能於廟謨國是有裨或以條奏或以進呈第出於臣下一時之意見未必上心之所欲詢其言或用或不用或聽或不聽皆積日夜熟思預擬而成之而後以効之上非能取奏於咄嗟俄頃陛上驟問而下猝應也夫主臣相歡召見面議上世有之至勅天子之筆札連章累牘反覆論對御書之下逮讓論之上陳稱爵字別號而不名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惟公之身履之亦惟公集中見之他文章家曾有是否公初發用於正德之季時年已五十矣蕭皇帝以茂齡繇藩邸入登寶位繼嗣繼統之議未定新主

倘少舊臣恃恩往往執刊定之成禮以膠父子兄弟之轍主心不能無
孤公雖新進宿學老成能據禮援經以與之衡而關三事大夫之口天
子倚之自是遂復用公爰立之命出於帝賚外不繇廷臣之推內不緣
中涓之口爲中興賢相弟一盛事故凡上欲有所爲而未就或有所疑
而未決輒下手札非時遣小黃門齎以問公立索回奏而公援筆隨應
如議農蠶議郊祀日月議禮器樂舞先師廟號之類事無鉅細制無豐
約必俟公商搉而後定而公遂發舒其所爲文如此也仲尼序列古帝
王不以文章與虞夏殷周之聖人而歸之如天之堯蓋稱其文爲煥豈
他聖人盡皆無文哉君猶天也君之文乃天之文也堯之文思開天闢
地敬授人時其君咨命其臣陳謨而其大者乃在於禪受揖遜之交通
父子君臣之轉局而不失父子君臣之正局成勳華之協首開萬古文
明之祕故仲尼煥而天之肅皇帝以天之文爲文公以肅皇帝之文爲

文大位公若禪受不以世及拘也溫旨藹若都俞不以簾陛隔也國統以正系統以明治隆而化洽禮備而樂和天地官而百昌序此文之至也夫惟有王者之興然後有名世之從能議非常之禮而煥未有之文漢文新自代入周絳侯爲相重厚少文問之錢穀刑獄不能置對安知文章洛陽生通達國體文能應之而少年喜事不中機宜卒莫能移謙讓不遑之志其言後亦卒驗直至再世而後行此猶經生之文耳天子嗣統依稀代來好興三代禮樂不與謙讓者媿公通達遠過洛陽而遭時遘會勝之功名著於當身文采表於後世眞所謂宰相之文哉如其證今鑒故掞藻摛辭則文家之剩技耳非所以盡公也萬厤乙卯季春

旣望淵陵後學王應和頓首撰

夫常人而常事也則世共安之若以非常之才創非常之業其始未有不駭且疑者故自古豪傑出身任事不變色於山摧不瞬目於鹿走而

一家一國天下之是非皆不暇顧然後得以抒其獨見究其宏施而與天地俱蔽非苟而已也我朝肅皇帝龍奮湖湘河魁手握廓然與天下更始而恥言守府爲不世出之君文忠公以孤生末寮一言悟主其際風雲其誼魚水用能託肺腑而竭股肱爲不世出之相金之礪舟楫之濟鹽梅之調雖不乏人要於史所稱公折姦倖屏苞苴明主威蕩國蠧卓然救時名相何減元之所欣欣願執鞭焉竭來甌越因得伏謁祠宇徘徊故址若或見之而公孫太守公適裒公遺稾而梓焉且徵予言語曰讀其書知其人今之知公者遇主奇耳結主深耳而不知其首倡大倫力排蘖啄張膽明目不獨置身榮辱外置身是非外而始成其爲公也蓋當大禮撇議新都而下撲筒相角交哄諸公後勁未起公挺隻身掉寸舌纓纓乎纚纚乎隨駁隨應玄黃其戰使少懾衆寡之形匝沮氣殜而退一步地幾無處所矣故曰置身榮辱外也且其時爭者皆老臣

名流排闥叩閽在彼爲批鱗在此爲承頭儻顧惜小嫌而身名難狥不
將呼吸而是非亂耶公之言曰大孝明於天下後世臣死不憾究之明
倫與成至今雖不沒諸公之懃而終不能易公之是故曰置身是非外
也去公幾百年而爲今之國是人心眞有如牛渚之浮沈而阿閃之變
幻然者徒令黨亡君子攢眉仰屋跋前疐後而扼腕於其難噫安得置
身榮辱是非外如公者起而任之哉縱觀集中如策虜策倭革鎭守議
宗室重守令種種經濟皆今日所受之病而當日已試之方第俞跗之
術傳而束手於割解戴人之書在而咋舌於汗瀉則榮辱是非不能脫
然胸次有以掣醫國者之手耳予備員史局讀肅皇帝實錄其世紀簡
嚴諸大臣生平行履裁削幾盡而公獨爲典覈則江陵張公筆也無亦
其才略器業有足相當而苟可尊主庇民安國定家不妨違俗而堅持
負謗而獨信一時不免於駭且疑天下久而安之微有契合然者因讀

公集而不能不寄思於兩文忠也浙東備兵使者前國史編修廣陵後學李恩誠頓首拜撰

張文忠公舊有論對錄蹉臺楚楊公選刻之爲奏對稿公詩文稿至多未入梓賁勅建貞義書院中蠡島夷內訌燬于兵燹矣公孫太守公出入中外苦心捃拾得其餘賸彙爲十一卷附之奏議而公集稱全于是祉也受讀卒業歎曰嗚呼大塊之載河嶽太極之載大塊皆氣爲之也坳堂涓滴芥舟已膠氣不屬矣故士起壠畝卒受朝寄或授之百室之聚而眩瞀震掉不知所以裁之或遂肩宇宙補天地如其所素習然氣之纖巨異也公東南數千里孤生華顛帖括當大禮議起與公異論者咸挾泰山之重以壓公朋公旦夕糜碎耳摧而不折挺而愈伸不自知危也比其結主知當宁立數載之間爲爵極貴屈旃厦之尊講布衣之好時師時友俯在廷之耆宿而据其上不自知崇也淸累代腹肢之斁

收先朝倒授之柄百廢振百利興令肅然海宇熙然整然還高皇帝絜
法之源敬皇帝雍阜之盛不自知功也位震主功蓋世而靡卓錐之土
把握之珍足用遺子孫者而不自知高也蓋公魁壘俊傑之氣浩然獨
秉受之天者正矣率其心所謂是理所謂可奮然孤往不沮不疑而又
將之以深議證之以奧學故其措之辭者凡禮樂兵刑國是朝典他人
窮年濡首而不白偏工獨詣而不至者公猝語之旁該之其洞豁達綮
如強斂家督而譚其家之有無多寡也其應機合節如人舉其手爲其
身而痒搔痛揹所向如意也乃其詞氣直達精懇腕有餘力舌有餘津
尤宋人所稱玩其語致足折衝萬里者公浩然之氣一吐于此此其摧
鋤犂喙結契一人掀無前之勛爲救時之相者矣竊嘗謂公之俊往偉
傑善斷大事砥身貞潔不爲私圖似寇萊公而其不屑屑矜細行避物
議亦如之論事之文精覈詳辯似李伯紀然萊公不學少文不足自表

見于後伯紀文似公矣而所遭非雄主㑹其志於千載之下公之材品兼有兩公其遇合勛伐則十萊公而百伯紀也公文正大春容視之奏議膂衞之政詩抗勁宏亮得杜陵之槩骨榦巉然大約偉挺自立不爲腴詞偶體諂人耳目雖非公之所自見重與後來之所以重公然公魁偉壘傑之氣不與其身往而與其文留者此其神情語笑之姿矣或乃謂公前之議毗人主親親之心爲易合後之功受人主特達之知爲易建是又大謬不然夫昭聖挾數十年母后之重手挈大寶授之六尺之孤依之論者又先代耆蔡之臣盈廷高名之士公能必幼主之奮然敢行其志乎能無紆意授受之恩而少屈莫解之念乎能無懐內莫解而稍稍壯盛明習而後伸其獨乎卽稍需公之身不已血異論者之吻乎而謂公遂探其必勝而取其捷得也夫君猶天也和風震霆其來莫測勛之爲仇爲郭輔之爲夏爲嚴不朝受肺肝夕碎腰膂哉自非公之率

心任理獨往不疑而其無私之氣正大之詞傾九重之心而使之信而能無言不酬有爲必效也故公之品爲必不磨之品公之文爲必傳之業噫當斯時也而有如公之人讀公之書處公之地其猶庶幾也夫萬厤戊午中秋日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車駕司主事同邑後學劉康祉拜手謹題文稿後序

先太師奏疏在日已刻傳布海內矣歲久漶滅屢欲重梓以力絀未遑也頃蹉臺弱水楊公按部東甌乃索全稾手自校選極其精覈釐爲十卷附以雜文二卷邑侯鹽宇莊公力任剞劂題曰選張文忠公奏對稿其中如郊祀議復於諭對錄內選出先太師建議後奉荅御札論配享從祀樂服諸禮刻之在前及孔子祀典議不錄全章儻未便觀覽耳汝紀載閱諭對錄及未刻稿內有關國家大體者增補之仍附先太師遺疏及先大夫繳御札謝郵典請改葬諸疏于後萬厤戊午仲春朔孫汝

紀蕙沐拜手謹書

奏疏跋

先太師所撰禮記章句及諸文稿俱未授梓舊藏於瑤溪勅建貞義書院之御書樓先大夫弱冠之官尚寶以左右諫臣獲譴權相左遷一日肅皇帝特問張少師子安在遂得量移太僕南北驅馳之暇因先以禮記章句付梓諸文稿未及校刻越嘉靖戊午樓燬於倭稿亦煨燼庚申之歲先大夫亦棄養宦邸至萬厤癸未汝紀筮仕京師於諸公署碑記暨諸刻中錄得奉勅謝恩諸撰迨予告侍養歸里命子姪國瑞輩徧於親族中求索十餘年僅得九十餘篇蓋先太師生平深於經學故其所論著皆軍國大議宗社至計足以扶植綱常而維挽世道至若藻帨辭華之文非所屑也故亦不甚存錄然汝紀竊恐先世手澤日就散逸乃不辭搜采之勤聊備全集云萬厤戊午仲春朔孫汝紀蕙沐拜手謹書

文稿跋

先太師舞象時輒能詩口占立就嘗爲族兄題便面居然臺閣體裁識者以爲宰輔之器及刻詩稿此篇以少作不錄今再翻稿乃以此篇冠諸首又於別稿中檢得應制恭和題詠詩賦數十餘章皆當時所遺者盡欲增入恐於編年次序有失故再彙爲一帙續之卷後以廣其傳云萬厤戊午仲春朔孫汝紀薰沐拜手謹書詩稿續跋

夫建非常之業者必有非常之識與非常之才而後發一議成一書卓然不磨度越千古非曲學腐儒所得窺見也前明三大案後人每多疑義大禮議爲尤甚當時張文忠公主其事今其裔孫一愼余之書院門人也願將公之集重刊而求跋於余余讀其集皆記序之文而奏疏不載焉今案明史列傳公於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時世宗初踐祚議追崇所生興獻王廷臣持議三上三卻公乃入告曰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人子不得顧私親漢哀帝宋英宗固定

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今武宗無嗣大臣遵倫序迎立直曰興獻王長子且興獻王祇生帝一人不能因爲人後而自絕其父母之義且迎養聖母若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今日宜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疏入帝大喜麟案興獻王立廟於京師而不入祖宗之廟定昭穆之序敦父子之恩仁至義盡與禮經脗合厥後廷臣攻訐至欲毆於朝堂此皆明季習氣張江陵相業卓卓而吳趙諸公彈劾無虛日又何論於公哉後數年佞臣有請興獻王入太廟者公力阻之乃止公之大議煌煌亦足以見其才識之特立矣傳略內內閣書目有奏議七卷諸生堂書目有奏疏稿十二卷皆未載他日後人搜羅散失於貞義書院所藏續輯之則公之龍鎮守宣府汰冗騎核秋糧減晚莊田平潞州劇盜定大同叛軍大經濟大議論補史冊之所未載是則後人之大快事也夫賜進士出身誥授中

憲大夫浙江杭嘉湖道元和陳鍾麟頓首拜撰（永嘉張氏單刊文集六卷本卷耑敍）

楊鶴序（萬厤甲寅明刊本卷耑與論對錄序文同字句小異不錄）

張一愼跋（永嘉張氏單刊文集六卷本卷末不錄）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六張文忠集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張孚敬撰

孚敬有論對錄已著錄是集凡奏疏八卷詩稾四卷續稾一卷文稾六卷孚敬以議禮得君故其箸述强半皆考禮之詞不惟議興獻王禮而且議郊祀禮議孔廟禮不惟撰明倫大典而且摽禮記章句自謂有明一主持禮教之人其間所論未必百無一當然穿鑿附會以遷就時局者比比然也

案張文忠集其孫汝綱汝紀汝經等所編凡奏疏八卷文稿六卷詩稿四卷詩稿續一卷首有小像及御贊詩國史本傳其奏疏初刻單行本七卷此增嘉靖十年致仕以後所上疏及張遜

業疏三篇別爲一卷詩初刻本三卷詳下此補輯爲四卷又拾所遺爲續一卷其文稿向無刊本稿藏貞義書院又燬於倭寇此本乃汝綱等所輯蓋不無散佚矣文忠以議禮得君其相業功過蓋不相掩此集奏議自大禮諸疏外若救張延齡議大同兵變諸疏皆關涉當時大政足與史傳互證惟詩文多率意抒寫不甚擅場汝經等編輯務爲卷帙尤漫無抉擇如詩稿一題族兄便面乃文忠十三歲時作初刻本已刪之此復重爲編入文稿五王處士墓誌銘即王竹房墓表原槧已注誤重一卷之中前後緟復皆非文忠意也

又案是集別有道光辛丑裔孫一愼刊本即以全集內文稿六卷錄出單刊後坿葩經全旨三十章乃以駢儷之文櫽括詩經篇名者前有小引云奉敕所撰然明刻全集未收文亦淺陋疑

一慎等據家諜增入其眞僞蓋不可攷今附識於此不復分箸其目也

張文忠詩集國史經籍志五作文忠集明史藝文志四作張孚敬詩集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並作羅峯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羅峯集今從千頃堂書目二十二三卷國史經籍志五明史藝文志同千頃堂書目二十二

未見

案文忠詩集有手定刊本見張汝紀張文忠集詩稿跋各目所載三卷本蓋卽此刻天一閣書目四之二載羅山詩稿三卷不箸撰人名氏疑亦卽此書張文忠集所編詩稿較此多一卷又有續一卷皆汝紀等所增輯與初刻本不同梁章鉅浪跡續談五載羅山全集內羅峯詩存八卷又不知何人編本今亦不分別箸錄以省繁冗

羅山全集

一百二十卷梁章鉅泯跡續談五

未見

泯跡續談五余家中有前代靈峰山輿書目中載羅山全集一百二十卷明永嘉張孚敬撰其子目列禮記章句八卷周禮注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五卷壁經講章五卷杜律訓解六卷寶綸樓和御製詩四卷羅峯文存八卷羅峰詩存八卷奏疏八卷諭對錄三十五卷貞義書院禮畧數十卷可謂富矣乃余至溫州訪之無一存者惟畧聞其家中向存有勅諭錄三卷欽明大獄錄靈雪編各二卷大禮要畧二卷貞義書院詩稿文稿蒞經全旨賦各數卷及託人確訪之又不可得

杜詩訓解千頃堂書目三十二詩作律今從張文忠集四

二卷千頃堂書目二十二○泯跡續談五作六卷

佚

進杜詩訓解疏臣竊謂古詩自三百篇以後其存忠君愛國之心者惟唐杜甫之詩而甫詩之尤精者惟七言律詩臣昔年於書院中嘗因註家多失其意撮不自揣畧爲訓解近託梓刻以便鈔謄茲敢裝潢成冊進或備萬幾之暇乙覽張文忠集奏疏四

自序杜少陵詩代稱詩史而後三百篇者也註家引證多妄釋意非淺則鑿其本旨遠矣夫少陵爲詩句中藏字字中藏意其引用故事翻騰點化故王介甫嘗謂緒密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斯言信矣愚竊於是詩諷詠涵濡精以審察然後乃見其立言之意雖抑揚發斂變態無常而句句字字自有躍如者在也敢取七言近體以訓解之葢有不得不爲少陵辯者學者胥因而加詳焉則全詩其庶幾乎　再識是編元張伯成註誤傳爲伯生虞氏夫生於千百載之下而

欲得作者之志於千百載之上不亦難乎唯孟軻氏有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愚覺舊釋過賾遂大刪之能者觀焉則又不如盡刪也張文忠集文稿一

寶綸樓和御製詩

四卷淚跡續談五

未見

季氏元東郊集

一卷月泉詩派

佚

月泉詩派季元字東明號東郊野人靜學姪也居仙源善草書詩畫宅畔種竹一林菊花數十本搆亭其中日與林友蔚諸友爲詩會卒年四十三有東郊集一卷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六終

餘杭章見伊覆校　吳興沈維伯校